H. L. MU CHINESE LIBRARY

呂祖謙曰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奇奇變變端倪莫狀可謂筆端有神

邵寶曰既云雲弗靈矣云雲亦靈既云雲不能使龍靈矣又云龍不能得雲無以

論龍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能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所以可成天下之大功

龍之噓氣成雲喻聖君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此謂聖臣以官爵祿位與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乎窮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爲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

靈既云龍依雲又云雲從龍種種多情令人一讀一起

臣之所能使之爲聖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
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輔賢于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
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此謂爲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
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此謂
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爲之事紊即聖君之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
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
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評 此又如神龍變化咫尺間有千仞之勢

饒兄曰是一篇借喻格結語咏嘆含蓄使柳子作此結不免露出正意觀梓人橐駝傳可見矣

論馬　　韓文公

疊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星經云）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廐星之旁人見孫陽善相馬故以爲名（謝云）以伯樂喻知人者）然後有千里馬（謝云此喻異材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爲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謝云喻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汪齊云）有力（謝云）不知其爲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役辱于昏君庸相之朝沉滯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是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于人者）

丘憲周曰退之之二鳥賦嘆一飽之無時不免貽訕後代余于食不飽數語亦云然文則杰然矣

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爲異材而加禮養(謝云)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者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謝云)十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材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謝云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知常才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爲異材○(謝云)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智不可展布且欲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謝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之尊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眞

[illegible]馬真才耶 其真不識馬耶○呂云結好謝云此[illegible]

焉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才諫不行[illegible]
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爲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
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真無
英雄豪傑耶宰相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論馬

韓文選　卷五

唐順之曰兩爲圬處代王承福而又曰與送李愿序全一机軸

起便峭然

記事以數句

圬者王承福傳　　韓文公

此借圬者之事以規諷當世其意以圬者之賤猶知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況名爲儒者無功而食人之食不尤可羞乎此立言之意也方云圬音烏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毋官切說曰鏝圬具爾雅鏝謂之杇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

敘事中議論

此語自孟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脫出來

此是一篇主意

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

纍此以爲有天殃者之驗

又只連用五個者邪奇出此二段亦有欲盡不盡之妙奇哉奇哉

收拾轉下ミ

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

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噫

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于字）有一至者焉

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

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

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

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

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

不可而强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後饗之者

邪（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

恐妻子爲累而并去雖非人情亦偏之無妻子必非爲此意蓋藉借此警俗言以諷后耳

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若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蓋

或作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

喪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喪或作喪

違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覽

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自覽

評　韓文當以此爲第一

圬者

楊起元曰此記似以敘事作議論在諸記中別一格故弇州取爲文訣、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文公

丞之職所以二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可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此第一段言丞不得盡職卽終篇之意凡四節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

弇州曰結語嶄絕公學績文蓋不以丞職為公事而以經學績文為公事

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此第二段崔斯立為丞之本末凡四節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此第三段言作記凡一節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此第四段言崔公雖不得盡于丞卻得盡職于文以足第一段第一節之意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此王弇州批評入文訣者

此篇却就此說了使不到說一脉兩中文字絕妙

新修滕王閣記　　韓文公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瑋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此第一段韓公自言願登王閣內分作三節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于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于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郡王公

罷屬上句行屬下句

謂袁州皆洪州千里之外

言宴飲修閣之始末

爲御史中丞觀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于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此第二段歸公自言不得登閣凡三段）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

大凡記体當要模寫其[illegible]物形势如此文

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illegible]得無情

哉公應曰諾于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

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

侈前人無廢後觀此第三段序修閣本末凡二段工既迄功人[illegible]

欽而以書[illegible]子[illegible]

頭亢口昌黎此序序浮屠等周孔正是歸之文與五經相表裏處非正其若偷而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其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

就身轉起文氣乎更可愛

說得有理

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何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只此五句天地萬物之理都括盡

此一段最高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而生者養死者藏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此段叙聖人之道有功于生民佛氏無功于民可以意會

虞集曰如孰為孰傳句分明是貶浮屠然只一句收繳何等渾深

茅坤曰五個也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

之過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茅坤評　高在命意故無出家而合辟變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

王弇州文訣批送文暢師序退之闢浮屠子厚佞浮屠子厚不及退之論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柳宗元曰高閑上人無叙說因他能書遂從張旭善書上說道理以歸于閑此是無中生有法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此序譎詭放蕩學莊子文然學莊子文無一句蹈襲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皆不造其堂不嚌（音劑嘗也）其胾（音恣肉也）切在入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

錢福曰玩其文似以高閑不如旭叫他泊然淡然適起之術而後可學書然其旨渾深引而不發

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此轉閑妙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末沒有關[illegible]

關兄曰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過真左傳處送石處士序是也

與之語到龜卜也止

屬語道理

屬古今當否

屬高下成敗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于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字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言其廉）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言其達）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句）辨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決河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存爲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說譬）

茅坤曰借從事者得詞作頌美極得体又借從事之言安頓石生却好

歷叙先生處說得井井然

喻作句法文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于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若緩慢若逐句撿點無一句懈息軟弱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弱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此言出處斷之于已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叙事句有法晨則至于張上東門外

茅坤曰四祝詞一段緊一段

錢福曰通揔是祝與有成四字至末乃

鋪張設之類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此美烏公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 無昧于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筆法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健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 于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

歸結之真是
妙手

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有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復後山作參寥序用此格

紀事石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録事參軍退居洛十年不仕至是爲河陽叅謀

茅坤曰以烏公得士爲文而温生之賢自見

何孟春曰爲羅爲媒句法奇甚

此發明前空群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虚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于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

自此至札于其廬文法凡四變

蒙坤曰推開一步才見正大而地位高

一人焉振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峦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 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

此將何以拾前意詞何不須而意明盡

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筆中以毆戶極之大其謹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惟謹（尊中國得體）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使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体）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

生色凛然

門悃愊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方云共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何絶三省暫反省思井反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爲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

顧婢子語刺刺盧達切不能

休令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眞知

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段

弟仲口應詔漢亮有經術請冠臣年結構

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矣

士不通經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

唐順之曰此序叙事甚奇前後照應錯綜變化不可言

此一段將二疏與巨源對說凡三節

送楊少尹序

元年第進士以能詩名韓文公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見賢漢書疏廣傳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

巨源之去安能比二疏學以並論而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美已不可掩而已亦不可失言矣有斟酌

詞氣瀟洒最得歸鄉風趣

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爲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當世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所謂鄉先生沒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爲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爲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灸

邵寶曰此上即與于襄陽書只隱括數語使見大意

愈嘗以書自通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

民與賦是綱領安與情是子母

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才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欲刺訊其惡必先誇詡其善先誇詡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爲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于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

茅坤曰作文須有一片地步方是作家

一篇命脈在于此

忽轉便是贈許君文字收拾前面許多意思

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觀察使不急于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察使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賦斂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使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獨說觀使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覽）

茅坤曰規字扯于公在內

其縣其議論始公愈于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
平詞意始圓脩
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林希元曰送人作州而乃說觀察使之不止就事論事
文有法度意寓規箴非苟作者

許鄂州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林希元曰此序與許郢州同詞簡意盡而語又工韓文之得意者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司馬以下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音洛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于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于刺史之庭乎此一故非知旧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由忝之庭二字句便不凡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

茅坤曰兩段只是一段此文字妙處

虞集曰當時郡守多以賦斂徵求之急不得寬民力故此篇以此爲說凡四段

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凶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爲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爲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雖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又）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天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所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

林希元曰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歸順乃董生不必往首尾二百字詞語變化意思含蓄而不盡

茅坤曰有馬遷風度

矣結句蕭洒慷慨

真西山云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欲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文爲道上威德以驚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紀事 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求用于諸鎮故此篇有不滿邵南之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游何北

林希元曰味此序必王含無一可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文字超倬奇絕可珍可愛

即顏曾形此隱然有不足于醉鄉意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常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又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足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從証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

悲其不遇聖人

顧充曰美其先世忠義悲其不遇聖人至末不脫醉鄉尤見情詞之風釆

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此美其先世有忠誼有意正觀開元之丕績在朝之臣争言事當此之時醉鄉之後世指王含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此美王含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况又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于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迂云此畫文字變態之妙謝云此篇僅三百三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三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第中曰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机軸今世才也前此惟漢書叙自何追端信用数十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　人之于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

葉份口生出箇鳴一字爲下面議論張本最妙

鳴春等語入神

不得已而後言不平其歌也聲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平不

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活此一節論人聲之鳴有

類于物樂也者聲○又假樂聲引入下文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泄發

也鬱結于中而發泄于外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

時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入人來錯綜甚妙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

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反此其于人也

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尤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于唐虞咎陶禹其善鳴

朱子曰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假之鳴此言人声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尤其精又擇其善鳴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

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
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
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
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天將使夫子為金口木舌之鐸以明道豈得已哉其弗信矣乎抑不可以信其
事乎其末也世降末后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于楚莊周楚人著書
名莊子楚大國也時楚為大國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
因以屈原之忠不用為騷為歌亦自鳴其不幸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孟軻荀卿以
道鳴者也謝云以荀卿儕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
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楊朱墨翟二人異端之學管夷吾字仲相齊桓公著書二十

六篇晏嬰字平仲相齊景公管晏皆功利之說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為道家之宗申
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子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
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善刑名撰書四十六卷田駢齊人好談
論時號談天口鄒衍燕人論諸國推終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衛商鞅師之鞅死逃入蜀著書
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散六國從連衡以事秦蘇秦之
屬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以擯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
以啟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以各用其術以鳴于時
秦之興李斯鳴之專言威令漢之時司馬遷有本記世家列傳之序在石
室金匱之書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楊雄有甘泉河東長楊校獵之作與
太玄法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之其下魏晉氏魏國

柳希元曰此段敘晉魏後如江河有巨堤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

錢福曰從許多々物許多人奇々怪々繁々雜々說來無出孟郊以詩善鳴至于

鳴者不及于古（其鳴者非其人此故不數其名）然亦未嘗絕也（然亦未嘗絕無其人也）就其善鳴者（泛指其鳴者而言之）其聲清以淳（或作浮有一等鳴聲清瑩而淳厚者）其節數以急（有一等鳴聲之節促數而疾急）其辭淫以哀（又有辭淫亂而悲以哀者）其志弛以肆（又有志尚玩弛而肆以縱漫者）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故其為言亂雜無文）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豈天薄之而不顧恤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又胡為不善于鳴○此一節歷敘前代之不鳴者褒貶相錯）唐之有天下（且叙唐之本朝）陳子昂（字伯玉唐興為海內文宗則天時為麟臺正字）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字元賓為太子校書早卒）皆以其所能鳴（或賦或詩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見前數子是先達之人謝云此六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自此以下始入孟郊東野之鳴）孟郊東野

末一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語文之變幻者無過此

始以其詩鳴其名未顯始以詩鳴其高出晉魏晉魏無善鳴者孟郊獨高出壹不懈而及於古不懈怠而可以及于古人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自郊之外他人則流爲漢氏之不善鳴者語有輕重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善鳴之尤者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孟郊李翺張籍信乎善于鳴者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不知天將養其聲之和平以大鳴國家文明之治耶謂三子之達也○前面許多鋪叙亦兼有此二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抑且困苦其身思哀其心腸徒以鳴其不幸之事謂三子之終窮也照前面夫子屈原所以不幸之鳴○此兩句斷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以三子之命皆繫于天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先達而在上其在下也

贊曰此篇

入大成筆力神巧與毛穎同雖邁過之

奚以悲其徒而在下者又奚以悲謂孟東野之徒不必自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時孟郊有江南之役有若不懌然者有若為未幸而不悅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故昌黎言其命于天而解釋其憂謝云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林希元曰歷叙咎陶以來以及孟郊明是自列于古古人與孟子卒章同意文字變化自周禮梓人為筍簴來甚妙然謂人物之鳴皆出于不平則牽強人多不察

孟東野

韓文選

卷十四

兩或曰文多映各結照廷隱者盤旋一句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愿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廷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承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踞或曰是谷也或云是山之谷如此宅幽而勢阻宅處幽僻而勢阻遠隱者之所盤旋隱遯者盤旋其中友人李愿居

此叚言奉差僕從之樂

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愿之言曰托愿之辭人之稱大丈夫者人有謂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我知其所以爲人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輔佐天子出布號令其在外則樹立也旗旄羅列也弓矢武夫前呵唱也從者塞塡也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速也馳喜有賞賜也怒有刑戮也才畯音俊秀也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道古今之人而獎其盛德之尤高入耳而不煩音刼簡畧言語不敢瀆聽曲眉豐頰音劫左右之人曲眉而婉顏頰豐美清聲而便體聲清清而可聽体便便而自在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敏迮云看他形容許多俳意之態飄輕裾翳長袖飄然輕揚其後裾粉白黛綠者白粉列屋而閒居

林希元曰凡送隱者必左仕者便欠平正此作盛称隱者又不說低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人情世故又有格言不忝命世之文

居〔工操列習閑也〕妬寵而負恃〔妬之而恃其所寵〕者自負其美爭妍而取憐〔爭爲妍美之貌以取主人之愛極模寫之妙〕大丈夫

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

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

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或作遠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

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謂薇蕨之屬甘美可食〕釣于水鮮可食

〔謂魚鱉之屬新鮮可用看他形容閑居之態〕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起居不拘其時惟順所安而已〕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得美名于前孰若無毀言于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與其享至樂于一身孰若無憂慮于一心分別輕重甚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榮而車服之貴不結縛于我辱而刀〕

茅坤曰形容伺候依栖令人醜態

此八言有萬鈞之勢

鋸之刑不加罪于我理治也亂不治不知黜退也陟陞也不聞世之治亂我不知之朝廷黜陟我不聞之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誇隱居退遁之人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徒足將進而趑趄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嚅音聶音懦欲言不言之貌○看他形容許多伺候依栖態度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以誅戮觸犯刑憲誅戮以死僥倖于萬一窺覬非望之福于萬分之一老死而後止者或有待老而死方知所止焉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肖似也此其人視上面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何如也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是三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狀物之妙婉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之自說○此一節說汲汲求進者之意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飲李愿以酒而歌揚其美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烹也一作可沿盤之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以往前而復至其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中之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水蟲之作害者自避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鬼神欽亦為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山中不祥善之物類不祥精魅之屬飲且食音似兮壽而康且一作則無不足兮奚所望此中所養無所不足外亦何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昌黎亦樂此地願從李愿于盤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徘徊也終我生以徘徊其間不為富貴所累亦昌黎之志也

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

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依王弇州批評入文訣者不復增添

言舉明經者多中明經者少

說試禮部有司

贈張童子序　韓文公

此篇勉張童子以學進一步說借明經來相講說以諷其欲速凡四段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于天子而升之于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縣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

言明經之難

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千萬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皆違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于禮部矣又或遠至十

與童子相形

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于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

敘童子本末

焉此第一段言明經即重明經凡四節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于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由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謂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此第二段言童

言童子之行于得官之

童子請于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

一篇主意抵在又欲進二字

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第二段言作序之由凡三節）雖然愈將進童子于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此第四段發主意凡三段）

童子

居前之司此篇在前後遠來中雖同体格而此獨奇

送廖道士序　　韓文公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横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血脉聯第一段爲妙絶而此段叙自道士上更有天趣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没溺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别申以問之

送何堅序　　　　韓文公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于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與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于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也乎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有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倡其縣與其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于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

前下幾個同字此下幾賢字文自奇崛

殊有情趣

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蘇濬曰瀟灑活潑如生龍活虎不可控御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子厚平生雖不得志其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山尤其行之卓異者此誌發揚子厚可以不死矣自嗚呼士窮以下乃因之起議論尋常無此體乃學伯夷屈原傳亦銘體之變者

林希元曰如子厚之才竟以少不更事擯退可惜也故退之致怒憤世之辭看他五轉處真可動心

嗚呼士窮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上声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

恐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鼓福曰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容盡掩故祇從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贊憐才之意令讀者三嘆撫心

明府化曰此銘只叙其恩遇與平生離合之語而行實韻不及焉豈其經歷未久其一生行履功業俱未有可録耶

狀其三世人品有斟酌而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文公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餒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于龍虎變化不測

一時貴盛榮華可以想見

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停鵠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即殿中君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

離別纔何而相繼哭之怳然如夢滿眼淒涼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五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二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自始至

以感慨結之二意甚悽惋

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吾此世者何也

朱子謂此誌別是一體蒼崖謂其爲文之變不其然乎

李元賓墓銘

韓文公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去声生而不淑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元賓美才年少登第而夭死其行實無足述故其銘如此語簡而意味有餘竒作也

瞿中曰此等議論即太史公伯夷傳意而詞更隱括更有風趣

李于鱗曰末六句扶出死者之英爽而倚之以追遠之思哀死之情可謂曲盡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此詞意頗類白樂天哀鄭陸辭

題目之下曰感横義高能得士便見祭文之意

林希元曰田横一人從而五百人皆從之意必有所以得士心者韓公負命世才欲爲知己用而無其人有感于横之義所以欷噓嘆息祭之以文也

祭田横墓文

韓文公

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鞠文字僅灑百而意味無窮字字金玉可珍可愛真命世之作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之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

此引孔聖之顛沛正以美横

[illegible]

聖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然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賜陳辭而荐酒魂髣髴而來享 以上吊古文

焦竑評司馬遷田横賛云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史遷此賛蓋亦委之天命也韓愈識得此意故曰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其意思超邁直發史遷所未發

紀畧 是年公試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作賦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作記文時公年二十八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祭十二郎文

韓文公

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茅坤曰自年十九以下追敘其合離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遂歿語語真一字一淚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方云蜀人本彭叶云

此不得言不料其早歿

馮叔吉曰將信其死又疑其不然將信其不然又傳

陳鄭毛覛荒々本此也〇个按古書知荒茫忽之類皆二字也二義多相近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

者以爲死看此筆端真是寫出叔侄至情

有生不諱死可謂達矣

此言愈見可悲

此言致死之由

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樊曰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之後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耶又可冀其成立耶十或作一云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幼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

此言死之有日不的

林希元曰處置身後安厝者心意到詞簡不覺剌剌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

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

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

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

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今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也告之本當具月日以報也

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

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

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

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

或作塋吾力能或改塋終塋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

茅坤曰復叙哀痛之情且自言其不孝不慈不與相守而今離更有感慨

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波驗切下棺也）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孫希不曰祭一鰐魚而義理正大諷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裏

閔如霖曰今天子以下為誇示國家声势抑揚宗伯威灵而復理

祭鰐魚文

韓文公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二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音捉刺也）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

論勢胡曲盡其妙

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孫子與刺史亢（音岡）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恐懼貌）睍睍（音顯目出貌）爲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

姜宗曰此又令其南徙于海使知所避且假以時日使從容悔過鱷魚猶不悛有[illegible][illegible]

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結語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文）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胡特化曰朱居靖秀水閒居錄云鰐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尾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于水濱潜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又異物志云鰐魚齒如刀鋸大者長二三丈四足似守宮愚按文公能馴鰐魚之暴豈徒以

其文哉精誠有以感之矣如鰐魚實頑爲民害將必殺之故併錄堯佐戮鰐魚文于後以見物可感也亦可除也陳堯佐曰已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于後又圖其魚爲之讃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旒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衆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